引子\_\_

引子一-

浅见羽死了。

作为一个学生，那葬礼办的已经算颇隆重了，周末，全年级 老师都来吊唁，热热闹闹的挤满了灵堂。只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里，没有一个同班的学生。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没有来。

早晨6: 34分，已自习半个小时的浅见羽有些困了。打了 个哈欠，随即低声咒骂了自己一句，显然他是不满自己那么早 就犯困。出乎意料的，这一声咒骂在班里36个人一齐发出的笔 尖挪移的莎莎声里，显得分外刺耳。羽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表 示歉意。熟练的将手伸进装满练习册的桌斗，淅淅索索一阵翻 找，掏出一盒包装被挤瘪的速溶咖啡，很大，雀巢的，很廉 价。单手一扣；

-袋咖啡掉在桌面上。再抖一抖，再掉不出来了。他确实 没有料到这么大一袋咖啡一个星期就会喝完。今晚又不能学到 11点了，又得挤出时间去买咖啡了。想到这里，他又咒骂了一 句。毕竟每周十分钟，长年累月，加在一起，可就不短了。

教室里没有开灯，显然是没有人愿意从书本里抽身，一片 昏暗的教室里阴翳笼罩在每个人的身上，脸上。毫无生气可言 的阴沉沉是教室里唯一的景色。透过许久没有被值日生擦拭的 窗玻璃，外面的世界，更是灰暗一片。

浅见羽想去冲杯咖啡。刚打开门，眼睛便被刺痛。是朝升 的太阳。走廊里的真实世界与透过窗玻璃看到的实在是大相径 庭，慷慨的太阳喷薄岀无穷的阳光，阳光驱散了一切迷惘的薄 雾，世界被彻底反转，满世界都是一片片勃勃生机。世界变得 明亮起来，万物笼罩在髙光中。

一边接水，一边笼罩在这明亮的生机勃勃内，他感觉到内 心深处，有块被故意忽略了许久的坚冰被莫名的热浪包裹了， 开始壻化。水一滴一滴地滴在心头某个地方，痒痒的，但是说 不出在哪。他试图弄清楚这是什么，又会有什么影响，可就像 寻找闭眼时眼前的出现的光亮一般，越努力寻找，就越找不 到，找到最后总是不由睁开了眼，终一无所获。算了，继续去 做题吧。为了解围，他这样告诉自己。

回到桌前，面对刚刚完成的习题，一阵阔别许久的微风忽 然划过他的大脑，一种分外熟悉却又阔别已久的情绪缠绕在他 的思考间，这种情绪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了，久到霎时间浅 见羽甚至觉得有些陌生，更叫不上名字。可当它持续生长，他 又恰好补上了心间的那个陈旧的破口，就像火塘边的老朋友一 般亲切。可，这是什么呢？它带着面纱缓缓走来，又缓缓给思 维抹上胶水，让它僵硬，让它瀕死。

浅见羽有些恍惚了，眼前的习题开始模糊起来，这种情绪 让它不想也不能再学下去了。随着这种情绪的潜滋暗长，他感 觉大脑里凡是有关学习的部分都被它粗暴的按在一盆浓稠的麦 *芽糖里,*试图挣脱可只是拉出一道又一道丝，粘稠的几乎无法 移动，最后随着糖的干涸变得一动不动。

这种情绪究竟是什么呢？羽索性放下了无用的笔，仔细回 忆起它。他似乎有了个答案，可，不！不可能是它！它不可能 再出现了！浅见羽清楚的想起来了它的名字，可他不敢承认。 他遇迫自己相信这不是它，可逼的越紧，就更认同就是它。他 明知道就是它可他偏偏不敢承认。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承认就是 它；

时隔半年，他又一次感受到了原本已经灭绝的疲劳。

他至今记得高一上期末的那个下午。他在图书馆里，面前 是一本必刷题。羽很困，很累。很迷茫，很悲伤，很孤独，很 无助。一个月里，都是这样。他无比希望自己像23班的其他人 —样，接受超出常人两倍的量的学习任务，无时无刻不去偷 学，可他最不到。理想与光明的彼岸钳制他的右手，现实的疲 劳感限制他的左手。他被两股力量紧紧牵拉，越拉越长。

啪，一条看不见的弦突然崩断了，狠狠地抽打在心上。

可，他感觉不到痛苦了。被钳制的左手忽然被松开了，他意识 到，自己可以自由奔向右手的方向了。但他却全然没有因此而 欣喜，他感觉脑子除了学习，其余都是茫茫然一片。情感变得 迟钝，当然，其中也包括疲劳。

可半年后为什么疲劳又突然卷土重来？浅见羽无论如何也 想不明白，或许这就和地球为什么会有生命一般，不为人知。 只是，如何让他再一次离开，这变成了横亘在羽心中的问题。 早读的铃声适时的响起，面对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羽心安理 得的用早读逃避了。

中午坐在饭堂，这个问题确实是不可避免了，疲劳感还会 来吗？要不，回去睡觉？可这突然冒出的感情不可能再对自己 有太大影响了吧，明明是手下败将，更何况已经半年中午没有 回过宿舍了。再想想自己今天的繁重作业，浅见羽下定了决 心，还是如往常一样，回去自习吧。

坐在桌前，正午的教室热浪在蒸腾。忐忑不安地写下第一 个字，羽便察觉到了异样。强忍着不理，继续写下去，可随着 白纸上黑字渐渐铺陈，浅见羽的心也随着热浪一路扑腾，越飞 越髙。那熟悉的感觉又一次出现了。字也随着心越来越歪斜， 慢慢扭曲，似被高温烤壻化的铁架，歪歪扭扭躺倒于地。他写 不下去了，那疲劳总是无法避免，总是横亘在路上，就像半年 前一般。对了，要不继续写下去吧，毕竟上一次消灭他，便是 靠不断的写下去。他有点在自欺欺人了，但这自欺欺人终让羽 下定了决心，可内心角落总有几声呢喃着的细语，这，真的还 能奏效吗？他不敢保证，更不敢顺着那几声想下去。浅见羽选 择将自己apply在这自己也没有把握的一个念头里。

转眼便是晩上，22: 43分了，班里还剰下一大半的人，都 在写作业，一如早上一般，偌大的教室里只有一阵笔莎莎移动 的声音，只是，留心听的话，会发现这声音，比早上小了一 点。因为浅见羽没有在写作业。

10分钟以前，他便再也坚持不住了，脑子里的疲劳感在无 限的吸取精力，膨胀成巨大的一团，堵住了脑子里有关学习的 任何东西。他试图强迫自己沉下心再看哪怕一道题，可眼前只 是几个黑色方块在胡乱飞舞，跳跃，肆无忌惮的在大脑里遨 游。当然，羽若是正常，肯定是可以用理想气体方程算出它们 的细节的，可现在的羽只能试图抓着几个飞舞着的它们看一 看，可哪怕费劲千辛万苦抓住了，原本清晰的它们在眼前霎时 便氤■成了模糊的一片。他再也写不动了，麦芽糖已经凝固 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他一遍遍质问自己，狠 狠揪着自己的头发，又将他们揉来揉去，为什么啊！我明明已 经灭绝了它可为什么它又会重生？就像游戏里无尽的BOSS, 就像来自第二办公室的卷子一样，永远不会消失呢？当然，现 在的羽肯定已经忘记了第一条比喻里那几个字的含义了。之前 适用的方法明明已经消灭了可为什么它又会再生？这方法明明 百试百灵啊！

他彻彻底底的崩溃了，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废人，写不了额 外的作业，写不了更多的必刷题，写不了更多的灰卷子。他只 能与杜甫说再见，与阿伏伽德罗说再见，与法拉第说再见。身 边的同学都可以遨游在灰色的白色的纸的海洋里，毫无忌惮的 游向光明可自己却偏偏只能被疲劳拴住双脚渐渐下沉，望着愈 来煎远的海平面，身边由明亮的浅蓝变成深蓝，最后是死一般 的纯黑，突出的气泡越来越稀疏，最后彻底消失。

浅见羽突然想到，自己好像只尝试了一天，所以，如果久 —点，会不会有效呢？这是唯一看似可行的办法了。羽现在只 寄希望于这时间不会太久，免得落下太多习题写不了。没有来 由的，这个念头让他充满希望，似乎原来的光明已经再一次降 临在他身上。毕竟现在的羽就似将要溺死的人不顾一切乱抓， 无论抓到了什么都报以巨大的希望，只是，万一抓到的，是稻 草昵？

接下来的时间，浅见羽将全部精力都投入这其中，他不顾 一切的尝试，一次次头破血流，可终一次次无功而返。两个月 过去了，一无所成。此刻的他，失望已经远远多余希望了，身 躯伤痕累累，可仍然执迷不悟。因为尝试，身躯被一次次肆意 蹂蹦，布满的坑坑洼洼的伤痕。可那弦，却只是愈发牢固。拖 着这具残躯的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只有 最后一丝精力了，倘若没有一击而中，那么，那么便再也无可 挽回了。可自己，真的可以逆转吗？他不敢怀疑，可却总忍不 住要怀疑。他竭力不去想它，可越竭力就越想到它，最后脑海 里恐惧，怀疑扭曲成了恶心的一团。

在这混沌中，审判日来了。羽两个月的辛劳终于有了一点 效果，中午和下午的自习，他已经感觉不到疲劳了。难道，真 的有效？弦，真的又要断了？他感到一阵狂喜，可是他不敢接 着沉醉下去，毕竟最艰苦的晩修尚未来到。是否成功，还得看 晩修时的大决战。

18: 43分，他不安的坐在桌前，压抑着自己的成意，强迫 自己冷静。最后一战即将来到，他已经看见了阵前的浓浓硝 烟，敌军主将就在前方，黑压压的字，黑压压的公式就在那。 ，下便就是芳名动千古。他忽然从心底现出一股前所未有的信 心，没有理由却无比笃定。恐怕是只有面对风车的堂吉诃徳才 会有这样的自信。

18: 45分，凛冽的号角吹响，终局之战，就此开始。浅见 羽提起重重的铁笔，杀入敌阵，将一道又一道题目斩于马下。 他自由的穿过黑字，杀穿公式，所及之处无人能挡。一人一马 面对汹汹然奔来的作业，那作业却如面对洪水的蚁穴，溃不成 军。刀光剑影间，再狡黠的题目也被羽轻易破解。敌阵离的 他，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一路向前。他离敌人主将越来越近 了，他似乎已经看见了弦断后的光明了。

可不知如何，可能就在一瞬间，局势瞬间发生了变化，— 阵无比熟悉的感觉来袭，他忽然有些累了。此刻的他离敌人的 主将仅有一步之遥，长刀已经挥舞起来，劈向敌人。可一排弓 箭手突然探头，无数箭射中他，深深插入身体。

真的不行了吗？

真的就这样没有了吗？

眼前一黑，啪的一声，一个分外沉重的东西落地 是弦！是他苦苦追求想要再次劈断的弦！ 他，原了！那阵熟悉的茫然传来。让他感受不到过分的欣 喜。

他再也不会疲劳了。他可以尽情学习了！

22： 50分，他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脸上带着胜利的茫然。 啪的一声，一个分外沉重的东西坠地。

浅见羽猝死了。

后记：思来想去还是加上后记吧。

写文的目的绝不是挑起不同班之间的矛盾，作为作者也希 望深切各位不要这样做。作为高中生，请务必独立思考，理性 处事。没有必要挖苦那些内卷的同学们，毕竟内卷与否都是个 人的选择，以自己的价值观为标准判断别人只是一种自大稚嫩 的感性行为。小说也绝对不想做出对内卷的价值判断。

更何况，作者写完这篇小说，就得立马内卷去了。

来自华为备忘录